

珠崖岭城址出土的叶脉纹砖。



延伸阅读

“海南”之名首见历史典籍,要追溯到汉武帝时期。公元前110年,西汉元封元年,汉武帝刘彻在海南设珠崖、儋耳两郡,标志海南正式列入了中国版图,中原文化从此传入。

此前,历经70余年休养生息的西汉经济实力已有很大增强,恢复秦朝疆域并向外开拓的时机成熟,特别是武帝在位前30年对匈奴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,对包括海南在内岭南地区的统一自然是大势所趋。
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,南越国内发生叛乱,反对并入汉朝的南越丞相吕嘉杀了亲汉派的国王赵兴、王太后及汉使者,拥立赵建德为王。公元前112年秋,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、楼船将军杨仆等率10万人,分五路进攻南越。次年,朱等其他三路会师,伏波、楼船二将已先行攻破南越都城番禺,俘获吕嘉及赵建德。

平定南越后,汉武帝将南越国辖境内分置九郡,其中南海、合浦两郡在今广东境内,苍梧、郁林两郡在今广西境内,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三郡在今越南境内,儋耳郡和珠崖郡都在海南岛上,其中儋耳郡在岛西部,领五县,珠崖郡在岛北部,领十一县;因年代久远,个别县名已不可考证。

汉朝实行郡县制,郡为最高级的地方行政建置,汉武帝初定海南,就在本岛设立了两个最高级别的两郡和十六属县的建置体系,这一方面说明海南在当时已有一定的人口基础,并有基本的行政框架,否则很难凭空建立如此大规模的建置;另一方面也证明当时汉朝中央政府,未尝不想把海南作为一片独立的区域进行开发治理。

就在海南设郡县的同一年,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手中接过撰写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重任。在他那部旷世巨著《史记》中,专列《封禅书》一章,其中有“东巡碣石,并海南,历泰山,至会稽”一句。据考证,这是我国现存典籍中首次出现“海南”一词。

公元前46年,汉元帝即位第三年,在 西汉都城长安,朝臣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 争辩,议论的结果将关乎千里之外珠崖郡 的存废。

因为汉朝在海南设郡置县后,矛盾也随之而来。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等正史上均有汉朝驻岛官吏残虐当地海南岛先民的记载,如“自初为郡县,吏卒中国人多侵凌之”“武帝末,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,蜜不堪役,遂攻郡杀幸”“珠崖之废,起于长吏睹其好发,髡取为釐”。

这种剥削压迫必然激起岛内民众的反抗。《汉书》载:“自初为郡,至昭帝始元元年,二十余年间,凡六反叛。”汉昭帝不得不于公元前82年罢废儋耳郡,将其辖区并属珠崖郡。然而于事无补,又过了几年,珠崖三个县造反;几年后,九个县造反;每次汉朝都发兵去平叛,但平定不久,又反,“诸县更叛,连年不定”。

公元前46年春,汉元帝下诏废弃珠崖郡。

从西汉最鼎盛时的武帝朝被纳入版图,到汉朝开始衰落的元帝朝被弃置,珠崖郡先后历时64年。

据海南师范大学李勃教授考证,珠崖郡被撤销之后,在西汉时期归合浦郡管辖,岛上设“朱卢县”;东汉时期,伏波将军马援曾在海南岛重建地方政权,建武十九年(43年),“朱卢县”改称“朱崖县”。

此后一直到宋代,作为行政建置名称,“珠崖郡”又多次出现在海南岛上,但都不是涵盖全岛的概念,而只是某个地区。

西汉珠崖郡

风风雨雨六十四载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

探 古 珠崖岭

考证海南汉唐建置及社会生活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 彭青林

珠崖岭城址出土的瓷碗。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珠崖岭考古工作队提供



城址年代可能早于中晚唐
文物残片正在修复

在城址内部的发掘上,考古工作队分别对城址内西北、东北部展开发掘并解剖北城墙,总发掘面积为546平方米。

西北部发掘区被考古工作队员布设了14个探方,每个探方规模为5米×5米。

发掘过后,探方的边角都被考古工作队队员打磨得整整齐齐,既不会平白凸出一块,也不会无故凹进去一寸——在外人看来,这或许是专属于考古工作队员的一种“强迫症”。

但对考古人员来说,这更是一种专业度的体现。正在发掘的现场对后续的资料留存有着重要的作用,考古工作队员也尽力将挖掘工作做得完美,哪怕是在一些细节上。

郑君雷指着西北部发掘区的几个较为大型的柱洞说:“这些比较深,比较大的柱洞显示,这里很可能存在过大型建筑,可以是寺庙或者比较大的宅院。”

“此次发现了大型建筑台基,基址结构严整,附近出土的砖瓦构件数量庞大,可能为生活区和作坊,有较高的文物价值。”郑君雷还说,不仅是眼前的柱洞,在此次发掘中,考古工作队共发现建筑基址2处、柱洞76个、灰坑24座、城外壕沟1条,并发掘出土大量唐代遗物,为了解海南岛汉唐时期的行政设置及沿革、社会生活、手工业生产,以及与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。

跟随郑君雷的脚步,记者又来到城外壕沟所在的发掘区。这里位于北城墙外侧,深约1.4米,剖面形状近“U”字形。

细细探勘城墙解剖沟的剖面,考古工作队员得知城墙起建于生土之上,底部有长约14米、厚约0.8米的夯土台基,并于台基中部收分起墙,版筑南北两侧墙基,其内加入黏土填平夯实,再加夯南北两侧护坡。现存墙体高约2.4米。

从现场的遗址中也不难看出,一层又一层夯实的土层叠加,才筑起了厚实的城墙。在古代,挖壕沟,筑高墙,是最常见的防御措施之一。

考古工作队在这个剖面中还有一个不小的发现。“这里的城墙有倒塌后重新修筑的痕迹。”在剖面的左侧,郑君雷指着一段遗迹说,城墙倒塌后没有被清理干净,而是被新修筑的土层覆盖。正是根据墙体堆积情况分析,墙体可能经过后期二次加固。

不难想象,这座坚实的城墙基础之上,曾经矗立过一堵厚厚的城墙。时间虽然能抹平曾经的高耸,却无法将之毁灭,由此,考古工作队员才得以从一处处细微的发现中,猜测曾经的过往。



考古队队员在珠崖岭城址一边测量,一边记录相关数据。
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

城池有明显的防御性
或与唐代州县治所有关

沿着海口市琼山区铁龙路一直向西行驶7公里左右,直至城市的面貌全都被留在身后,很快就来到一个叫“博抚”的古村。穿过村里老旧的房屋,在村落北端看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坡。

之所以是小坡,是因为它并不陡峭,且有一阶一阶光滑的石梯,约莫二三十米,走上去并非难事。

行至坡上,和海南日报记者同行的珠崖岭考古工作队队长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副院长郑君雷教授告诉记者,现在脚下踩着的较周围地表高出一截的土垛,便是珠崖岭城址的城墙,“刚刚走过的坡,便是目前推断的唯一城门。”

这不是珠崖岭城址的第一次田野发掘工作。

早在1999年3至4月,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原琼山市(今属海口市)博物馆就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,对古城址进行了正式发掘。发掘目的是确认珠崖岭上的土筑城圈是否为古代城墙,并判断此城是何时所筑,以及了解城内的堆积情况。

据发表在权威专业期刊上的《海南琼山市珠崖岭古城址1999年发掘简报》记述,当时的考古发掘队在土筑城圈的北段发掘10米×3米的探方1个,在城圈内发掘探方5个。

发掘情况表明,珠崖岭上的土筑城圈可以认为是古代夯土城墙。城墙顶部全部用生土夯筑,不包含任何遗物,非常坚硬,城墙基部以下则为筑城前的地面。城址保存较好,平面近方形,仅在南城墙中部发现一豁口,是为城门。

《海南琼山市珠崖岭古城址1999年发掘简报》所指的豁口为城门的说法,也与郑君雷此次的考古结果一致。

2022年9月,为进一步明晰珠崖岭城址的年代与性质,并加强城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,经国家文物局批准,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联合海南省博物馆、海口市文物局组建珠崖岭考古工作队,对珠崖岭城址开展主动性发掘。

进入考古现场后,郑君雷所带领的珠崖岭考古工作队勘探城址地形之后,发现了明显的城墙遗迹。而摸排完城墙周边所有情况后,只有此处有一个豁口,可以作为出入口进出城内,故而被认为是城门旧址所在。

这也与1999年那次的考古结果不谋而合。

经勘探,珠崖岭城址总面积2.86万平方米,城池具有较明显的防御性,根据城址的规模、形制以及城内的堆积来看,该城址可能与唐代的州县治所有关。

珠崖岭城址出土的兽面瓦。

珠崖岭城址
考古小数据

城址总面积
2.86 万平方米

总发掘面积
546 平方米

考古新发现

建筑基址 2 处

柱洞 76 个

灰坑 24 座

城外壕沟 1 条

大量唐代遗物

整理\陈耿
制图\张昕



→ 一月九日,考古工作者在珠崖岭城址探方中工作。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